



六家文選卷第三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令

任彥升宣德皇后令一首

教

傅季友為宋公脩張良廟教一首

脩楚元王墓教一首

文

王元長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任彦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二首

令

宣德皇后令一首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文安王皇后諱寶明琅邪臨沂人也父擘

之齊世祖為文惠太子納后鬱林即位尊為皇太后稱宣德宮梁王蕭衍定京邑迎后入宮稱制至禪位梁王於荊州立南康王為帝進梁王為相國封十郡為梁公表讓不受詔斷表宣德皇后勸令受封也

任彥升

良曰太后欲禪位於梁王王固辭沈約等奏太后勸進令昉為太后令梁王受禪秦

法皇后太子稱令令命也

宣德皇后敬問具位

濟曰具位謂在位百官也善曰言梁武故曰具也

夫功不

在賞

善本作在不賞

故庸勲之典蓋闕

銑曰有功存時而不賞者則用功之常典是闕而不

行也庸用勲功也

善曰言功績既高在不賞故庸勲之典蓋闕而不論周書曰平州之臣功大弗賞諂臣曰貴史記蒯通說韓信曰

寡

善本有也字翰曰梁王施功等造化之成於萬物答謝之道少者蓋為功至大不可報謝也

施侔造物則謝德之途已

於父

要不得

善本得下有不字

彊為之名使荃宰有寄

雖不可答然要不可彊為立名以主天下使君臣有所寄託也荃君也宰臣也善曰言德顯功高雖無酬謝之理要不强為酬謝之名庶使君主之情微有所寄也老子曰吾強為之名曰大楚辭曰荃不察余之中情王逸曰荃香草以喻君也鄧析子曰聖人逍遙一世間宰匠萬物之形晉中興書孝昭曰誠存匪懈治道有寄也

公實天生德齊聖廣淵

向不改參辰

公謂梁王也淵深也善曰班固漢書高祖述曰寔天生德聰明神武尚書曰乃祖成湯齊聖廣淵也

而九星仰止不易日月而二儀貞觀

良曰不改參辰不易日月謂定天下不經久時也九星謂九州也仰止謂九州之長皆仰望而至止也二儀天地也真正觀視也暴亂既除則正視於天下也善

謂定天下不經久時也九星謂九州也仰止謂九州之長皆仰望而至止也二儀天地也真正觀視也暴亂既除則正視於天下也善

謂定天下不經久時也九星謂九州也仰止謂九州之長皆仰望而至止也二儀天地也真正觀視也暴亂既除則正視於天下也善

謂定天下不經久時也九星謂九州也仰止謂九州之長皆仰望而至止也二儀天地也真正觀視也暴亂既除則正視於天下也善

謂定天下不經久時也九星謂九州也仰止謂九州之長皆仰望而至止也二儀天地也真正觀視也暴亂既除則正視於天下也善

曰陸賈新語曰堯舜不易日月而與桀紂不異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旦曰九星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九星九星九光毛詩小雅曰高山仰止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王肅曰兩儀天地也又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

昔晦明隱鱗戢翼濟曰梁王在昔微時暗潛其明如龍鳳隱鱗翼也晦暗戢斂也善曰周易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王弼曰藏明於內乃得明也曹植

橋志詩曰仁虎匿爪神龍隱鱗成公綏慰志賦曰惟潛龍之勿用戢鱗翼而

博通羣籍而讓齒乎一卷之師銑曰謂潛隱之師時廣通經籍推尊師傅也博廣也讓齒謂推尊之也法言云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善曰謝承後漢書曰范丹博通羣藝范曄後漢書曰馬續博通羣籍

劍氣陵雲而屈迹於萬夫之下翰曰劍氣謂勇氣也太公六韜云屈於一人之下

下申於萬夫之上此謙厚之道必致尊也善曰魏志段灼理鄧艾曰艾勇氣凌雲士衆乘勢六韜太公曰屈一人之下伸萬人以上唯

能焉辯析先**天口而似不能言**向曰辯析謂分別事理也善曰七略曰齊田駢好談論故齊人為語曰天口駢天口者言田駢子不可窮其

文擅雕善本無**藁**良曰言專擅於文若雕龍之彩除其藁草之本

龍而成輒削其其字

爰在弱冠首應弓旌濟曰弱冠二十時也首初也凡天子招引

賢良皆使使執弓旌以為天子之信善曰禮記二十曰弱冠漢書制曰褒然為舉首左氏傳曰陳敬仲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五

子曰夫招士以旗大夫以旌也**客游梁朝則聲華籍甚**銑曰客游梁朝謂

枚乘之徒游於梁孝王門聲名籍甚於天下謂梁王衍初為巴陵王

府法曹故以此也善曰何之元梁典曰高祖起家齊巴陵王法曹

漢書曰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相如見而說之客游梁朝淮南子

曰聲華嘔符之樂其性者仁也嘔紆武切符音撫漢書曰陸賈游漢

庭公卿間名聲籍甚音**薦名宰府則延譽自高**翰曰薦進

義或曰狼籍甚盛也

為太尉王儉府祭酒宰相也道德深遠為天下所譽而高者也善

曰何之元梁典曰高祖遷儀同王儉東閣祭酒王隱晉書曰周玘累

薦名宰府國語曰使張**隆昌季年勤王始著建武惟新**

老延君譽于四方也

締構斯在向曰隆昌建武並年號也勤於王室之事於此末年始為著威結合謀策又在此年也季末也惟斯謂初也締結構合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鬱林王即位改元曰隆昌韋昭國語注曰季末也左氏傳曰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蕭子顯齊

書曰明帝即位改元曰建武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魏都賦曰有魏開國之日締構之初也 功隆賞薄嘉

庸莫疇 良曰嘉善庸功莫無疇報也 善曰陸機 一馬之田 高祖功臣頌曰帝疇爾庸後嗣是膺也

介山之志愈厲 濟曰田十井為通通十為城一馬言少也介以梁王功多禪之帝位以報功猶如封一馬之田未為多也然執志固辭益高於介推也愈益厲高也 善曰言止有一馬之田以懷讓

祿之志纔居六百之秩以秉推功之誠管子曰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左氏傳曰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史記曰文公環縣上 六百之秩大樹之

山中而封子推號曰介山廣雅曰厲高也 六百之秩大樹之 號斯存 銑曰漢邴曼容位至六百石輒謝病而去亦比梁王辭

於樹下不共論功軍中號為大樹將軍言 及擁旄司部代馬 梁王不受功號亦斯存也 善同銑注

不敢南牧 翰曰擁執也旄旌旗之屬以麾眾也司部司州也代謂比胡也梁王鎮司州胡馬不敢南牧牧放也 善

曰何之元梁典曰司州刺史蕭誕被殺高祖監司州班固涿邪山祝文曰杖節擁旄鉦人伐鼓沈約宋書曰明帝於南豫州之義陽郡立

司州韓詩外傳曰代馬依北風過 推轂樊鄧胡塵罕嘗夕 秦論曰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也

起 向曰王者遣將必跪而推其車轂梁王將兵據樊鄧二城則胡兵之塵希能夕起也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虜主拓跋宏既退

高祖據樊城漢書馮唐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闡以內寡人制之闡以外將軍制之鄒陽上書曰今胡數涉河北上覆飛

鳥蘇林曰言胡來人馬 惟彼狡童窮極凶虐 善本作窮凶極之盛揚塵上覆飛鳥也 善曰何之元梁

童謂東昏侯即位行暴虐誅戮良善比之童僕也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東昏即位位媾近羣小誅高祖兄懿弟暢尚書大傳微子歌曰彼

狡僮兮不我好兮 衣冠泯絕禮樂崩喪 濟曰泯滅也謂玄曰狡僮謂紂也 善曰素子曰古者命士已上皆有冠冕謂之冠

族之家劇秦美新曰弛禮崩樂塗民耳目也 既而鞠旅誓 衆言謀王室 良曰鞠告也言告其軍旅誓戒眾士 善曰何之

師鞠旅毛萇曰鞠告也尚書曰王明哲衆 白羽一麾黃鳥底 士左氏傳曰公會齊侯于洮謀王室也

定 翰曰白羽白旄也黃鳥地名底平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武王至躬係墮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免而自為係出師頌曰素

旄一揮鬻子曰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于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斧三軍之士靡不失色武王乃命太公把白旄以麾之紂

軍反走尚書 甲旣鱗下車亦瓦裂 向曰言凶徒旣殲其兵甲曰震澤底定 若推鱗而下之車破如瓦

甲旣鱗下車亦瓦裂 若推鱗而下之車破如瓦

甲旣鱗下車亦瓦裂 若推鱗而下之車破如瓦

甲旣鱗下車亦瓦裂 若推鱗而下之車破如瓦

碎裂 善曰尚書大傳曰武王伐紂戰于牧野紂之
卒輻分紂之車瓦裂紂之甲如鱗下賀于武王也 致天之届

拱揖羣后 銑曰屈誅也言致天之誅但拱手以揖百官公卿而
已羣后謂百官 善曰毛詩曰致天之届于牧之野

豐功厚利無得而稱 濟曰豐大之功厚利
於人無得而稱言功

是以 善曰王命論曰帝王之祚必有豐功厚利
積累之業論語孔子曰大伯三以天下讓入無德而稱焉

祥光總至休氣四塞 良曰祥光休氣並和平之瑞氣也塞
滿也 善曰尚書中候曰帝堯文明

五老游河飛星入昴 翰曰堯
見五老

元功 善曰馮衍集曰定
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劉琨勸進表曰

茂勲若斯之盛 善曰馮衍集曰定
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劉琨勸進表曰

而地狹于 善本作
乎字

四履勢卑乎九伯帝有愿

馬輜軒萃止 向曰周賜太公履東西南北方行之地狹謂地狹
於太公也九伯九州之長言梁王勢卑於此也愿

今遣某位某甲等率茲百
善曰馮衍集曰定

庶匪席之旨不遠而復 良
曰致誠

辟人致其誠 良曰某官某甲者謂百官名不可具載於此故略
不言也百辟謂百官皆致其誠信也 善曰致誠

庶匪席之旨不遠而復 良
曰致誠

庶匪席之旨不遠而復 良
曰致誠

庶匪席之旨不遠而復 良
曰致誠

庶匪席之旨不遠而復 良
曰致誠

庶匪席之旨不遠而復 良
曰致誠

庶匪席之旨不遠而復 良
曰致誠

庶匪席之旨不遠而復 良
曰致誠

為宋公脩張良廟教一首 善曰裴子野宋略
曰義熙十三年高

祖北伐大軍次留
城令脩張良廟

教 善曰蔡邕獨斷
曰諸侯言曰教

傳季友

翰曰沈約宋書云傅亮字季友北地人也博涉經史尤善文辭官至散騎常侍後為太祖所誅宋公謂宋高祖劉裕也晉封宋公時北伐過彭城脩張良廟乃下此教秦法諸公王稱教教者教示於人也善同翰注

綱紀

濟曰綱紀謂主簿之司也教皆主簿宣之故若先呼之亦猶今出制首言門下是也善曰虞預晉書東平主簿王豹白

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

向曰泯滅也祀典謂祭祀之常

事齊王曰泯滅雖陋故大州之綱紀善曰左氏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宋也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禮記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也毛萇詩

微管之歎撫事彌深

先曰管仲相齊而國理禮樂大興故孔子歎曰微管仲吾

傳曰泯滅也其被髮左衽矣微無也被髮左衽矣狄之服言無管仲為相則禮樂大壞吾其夷狄也此孔子歎美其功也今宋公撫思此事彌深於情

張子房道亞黃中照隣殆庶

良曰易坤卦之六二爻辭云君子黃中通

善同銑注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言子房之道亞次於此易繫辭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子房之行與顏回照明以為隣近也善同良注

風雲玄感蔚為帝師

翰曰易云雲從龍風從虎此深感應也玄深蔚盛也善曰漢書曰張良

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又良曰以三寸舌為王者師河圖曰黃石公謂張良讀此為劉帝師也

夷項定漢大拯橫流

向曰夷平也子房能平項羽定漢祖拯拔也橫流謂亂也善曰廣雅曰

夷滅也漢書王追羽至陽夏諸侯不會用良計諸侯皆會圍羽垓下羽敗自剄說文曰出溺為拯孟子曰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固

已參軌伊望冠德如仁

良曰固已辭也參近軌跡也伊伊尹望呂望言子房近跡於此土賢

臣也冠首也仁德乃為管仲之首孔子謂管仲為如其仁善曰典引曰以冠德卓綽者莫崇乎陶唐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

若乃神交

善本作交神

如其仁如其仁子房受黃石兵法於圯橋黃石公神也商洛山名四皓居其中也子房為呂后畫策迎之以得太子位遂定契合也善曰荅賓戲曰齊

竊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圯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圯上已見謝宣遠張子房詩注袁宏三國名臣贊序曰體分冥固道契

不墜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園公綺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當秦之世避而入商山以待天下之定也漢書曰上竟不易太子者良本召此四

顯默之際窅然難究

深遠難以究探也淵流浩

瀆莫測其六端矣

善曰言其度量深大不可測度也孫綽和玄

城碑曰俯仰顯默之際優游可否之間莊子老聃曰而知夫道宵然
難言哉吳都賦曰瀕溶沆養莫測其深莫究其廣黃石公說序曰張
良慮若源泉深不可測也

塗次舊沛佇駕留城
向曰宋公行途次沛國
立駕留城留城子房所

封留侯之地也 善曰漢書沛郡有留縣又

靈廟荒頓遺像
善曰漢書沛郡有留縣又

曰乘良為留侯爾雅曰佇久也謂停久也

陳昧
向曰像形昧暗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薛苞與弟子分田
廬取其荒頓者杜預左氏傳注曰頓壞也夏侯湛東方朔書

替序曰徘徊露寢見先生 撫跡懷人永歎寔深 翰曰寔寔
之遺像廣雅曰昧闇也

毛詩曰嗟我懷人 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游九原 善曰

又曰寤寐永歎也 善本作者亦流連於隨會 銑曰太史公過大梁之墟求問於
京字 其所謂夷門夷門梁城之東門也

言太史公佇想侯羸之跡也趙文子與叔譽游於九原晉大夫葬
所也文子曰死而可作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利君
不忘其身謀身不遺其友我則隨武子乎武子則隨會也文子留連
下淚以思於隨會 善曰鄭玄曰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京當為原

擬之若人亦足以云
向曰擬此也若人言此人謂侯羸隨
會亦足以言子房也 善曰論語子

曰君子哉若人毛 可改構棟宇脩飾丹青蘋蘩行潦

莫詩傳曰云云也

以時致薦
濟曰蘋蘩水草也行潦雨水言守以忠信雖物之微
可時薦祀也 善曰左氏傳君子曰蘋蘩蕝藻之菜

潢汗行潦之水 抒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 翰曰抒申刊
可薦於鬼神也 西京賦曰慨長思 主者施行 欽烈業也

善曰廣雅曰抒澌也 善曰宋公楚元王墓教一首 翰曰楚元王名
而懷古左氏傳序曰經者不刊之書也 交漢高祖異母

為宋公脩楚元王墓教一首

弟也封於楚諡曰元墓在彭城宋公過見故
脩之 善曰宋公楚元王後故脩治其墓也

傳季友

綱紀夫褒賢崇德千載彌光
向曰彌益也 善曰禮緯
曰天子辟雍所以崇有德

褒有行鄭玄禮 尊本敬始義隆自遠 良曰本始謂先祖宋
託注曰崇尊也 公漢之孫也 善曰

魏志明帝詔曰追本敬始所以篤教流化孫 楚元王積仁基
卿子曰先祖者類之本也貴始德之本也

德啓蕃斯境
銑曰基本啓開也斯境謂彭城彭城蜀楚故也
善曰漢書曰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異母少
弟也漢立交為楚王王彭城賈子曰君子積於仁而民積
於財刑罰廢矣國語太子晉曰基德十五王而始平也 素風道

業作範後昆

銑曰素風儉約純素之風道業謂博通經學範法也後昆後嗣也善曰三國名臣贊曰素風愈鮮

習鑿齒襄陽者舊記龐統曰方欲興長道業卻正釋議曰創制作範匪時不立尚書曰垂裕後昆也

本支之祚實

隆鄙宗

濟曰支體祚福宗盛也宗盛我鄙賤之宗鄙者謙也善曰毛詩曰本支百世楊脩牋曰述鄙宗之過言也遺

芳餘烈奮乎百世

翰曰烈美奮發也善曰抱朴子曰嵇君道云郭有道沒則遺芳永播春秋元命苞

曰文王積善所閏之餘烈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而懦夫立志奮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也

而丘封翳然

墳塋莫翦

向曰封疆界也翳然荒蕪莫翦謂無人剪除灑掃善曰晉中興書武陵王令曰丞相墳塋翳然飄薄非

也感遠存往慨然永懷

良曰感傷遠化存思往事慨然為歎而長懷者也善曰李陵書曰

能不愧然毛詩曰維以不永懷

夫愛人懷樹甘棠且猶勿翦

銑曰愛其德

者則召伯之植甘棠且猶不翦甘棠木名善曰毛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爰風俗通曰召公出為二伯止甘棠樹之下聽訟

決獄後人思其德美愛其樹而不敢伐也

追甄

吉然墟墓信陵尚或不泯

濟

甄榮泯滅也漢詔魏信陵君守冢五家寔為不滅善曰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禮記周鄭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漢書

紀詔曰秦始皇守冢三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也

況瓜瓞

庭所興開源自本者

乎

翰曰言召伯信陵尚且如此況我興元王如瓜蔓所起相連開源自彭城為本也瓞蔓也善曰毛詩曰縣縣瓜瓞也

可

蠲復近墓五家長給灑掃便可施行

向曰蠲免復除也謂免除近墓

五家謂長給灑掃便可常行也善曰郭璞方言注曰蠲除也

文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

良曰蕭子顯齊書云王融字元長琅邪人也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為中書郎

帝疾融先欲立竟陵王子良及即位下廷尉於獄中賜死善注同

問秀才高第明經

翰曰秀才者言其人如草木之發華秀見者愛之高第明經謂德行高遠明於經國

之道第一者也

朕聞神靈文思之君聰明聖德之后

良曰后君也此

述古之聖君至治者也善曰史記曰黃帝者生而神靈弱而能體

言尚書序曰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孔安國曰言聖德之遠著也

道而不居見善如不及

濟曰體象大道功成而不居見其善者如望之不可及也善曰文

子曰聖人體道反至動而無為老子曰聖人功成而弗居論語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

是以崆峒有

順風之請

向日廣成子在崆峒山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而問治身之道

華封致乘雲

之拜

良曰華封有道之人也堯往見之而謂堯曰使聖人壽且富多男子則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則使人壽則何事之有壽則千歲

之後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何辱之有堯拜之善曰然崆峒有拜乘雲為請今不同者蓋

或揚旌求士或設虛待賢

請者必拜故互文也

有舉善之旌旌幡也求士謂求賢士虞鐘架也禹治天下以五聲為

舉也舜

銘於虞曰賢者教我以道者擊鼓教以義者擊鐘教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語以獄者揮鞞善曰求士待賢皆謂請其言也管子

子曰舜有告善之旌應劭漢書注曰旌揚也設之五達之道嚮子曰昔大禹治天下也以五聲聽治為銘於笥篋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

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獄者

用能敷化一時餘烈千古

良曰敷布烈美也善曰謂承後漢書序曰陰

揮鞞也

朕夙奉天命恭惟永圖

銑曰夙敬惟思永長

半餘烈已見上文

也言敬奉天命恭思經國之長圖

善爾雅曰夙敬也

審聽高

居載懷祗懼

向日審其聽受高居思危則懷敬懼也載則祗敬也善曰六韜曰王者之道如龍之首高居

而遠望徐視而審聽尚書曰予小子夙夜祗懼也

雖言事必史而象闕未箴

雖言事則左史書之而象魏之闕未有直言之戒象魏天子闕也所以命百官為箴戒之言懸之於上言未箴者未有直言之士善曰

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鄭玄周禮注曰象魏闕也范曄後漢書曰靈帝嘉平中有何人書朱雀門言公卿皆尸祿無忠言

者寤寐嘉猷延佇忠實

翰曰寤寐之間思于善道延首佇立以渴待忠實之臣嘉善猷道也

善曰毛詩曰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也

子大夫選名升學

利用賓王

良曰言當選名之秀進於太學利於時用賓佐王道升進也善曰國語曰越王勾踐曰苟聞子大夫之

言賈逵曰親而近之故曰子大夫也禮記曰卿論秀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於學曰俊士鄭玄曰學太學也周易曰觀國之光利用

賓于懋陳二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

銑曰懋美也三道之要謂國體人事

直言也此三者何者為要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脩經中博士三曰明曉法令足以決疑才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

遭事不惑才任三輔劇縣今此四者何為通也 善曰漢書詔策鼎錯曰大夫之行當此三道張晏曰國體人事直言也崔寔政論曰詔盡故事三公辟 鹽梅之和屬有望焉 向曰以子大夫如鹽召以四科取士 善曰尚書曰若作和羹爾為鹽梅

又問昔周宣惰于畝之禮號公納諫 濟曰周宣王即

畝之禮以為農先號文公諫曰民之大事 漢文缺三推回之實在於農宣王遂納其言 善同濟注

義賈生置言 翰曰漢文帝即位亦不脩籍田賈誼諫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帝乃躬耕以勸百姓也籍田之禮天子三推

善同翰注 良以食惟民天農為政本 良曰人以食為天若無人不生也

善曰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臣聞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尚書曰八政一曰食孔安國曰勤農業也漢書文帝詔曰農天下大本也

民所恃 金湯非粟而不守水旱有待而無遷 銑曰假以生也

為城以湯為池雖險固非粟不可守也雖遭水旱之災有粟待之無遷流亡散者也 善曰漢書蒯通說武信君曰皆為金城湯池不可

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弗能守也禮記曰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 朕式照

前經寶茲稼穡 向曰前經謂籍田也寶重也種曰稼斂曰穡善曰范子計然曰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

也 祥正而青旗肅事土膏而朱紘戒典 濟曰祥善也 日將行籍田之禮也青旗籍田之旗也肅敬也土膏肥也朱紘冠飾也戒勅典法也言勅正其常法 善曰祥正土膏並已見東京賦禮

記曰孟春之月天子駕蒼龍載青旗躬耕帝籍 又曰昔天子為籍田千畝冕而朱紘躬耕秉耒鄭立周禮注曰朱紘以朱組為紘一條

屬兩端也 將使杏花芑葉耕穫不愆 翰曰月令云杏花生種

生於是耕也穫收苗也愆失也 善曰泥勝之書曰杏始華榮輒耕輕土弱土望杏華落復耕之輒藺之此謂一耕而五穫呂氏春秋曰

冬至五旬七日芑始生芑者草之先者 清剛古冷風述遵無也於是始耕高誘曰芑芑蒲水草也

廢 良曰剛田中為隴廣尺深尺所以停水以潤田故云清畝冷風所以養苗明述其義使人法之農事無廢也遵法也 善曰呂

氏春秋后稷曰凡耕之道畝欲廣以平剛欲少以清又曰正其行通其風决必中央師為冷風高誘曰冷風和風所以成穀也决决也必

於苗中央師師然 而釋耒 盧 佩牛相訟莫反 向曰釋廢

肅冷風以搖長也 也漢書曰龔遂見人佩刀劍者謂之曰汝何為佩牛春夏不起田畝

言刀劍可以易牛而耕也此云有惰業之人廢耕而佩牛者相習而

為如水公流不返也言惰業之人不復知改也善曰鹽鐵論曰儒者釋耒耜而學不驗之語漢書曰龔遂為渤海太守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何為帶兼貧擅富浸以為俗

富家兼并貧人常奪其利以自專擅其事為時俗之常然如水浸物日以毀壞言兼并之家可以壞國如此也善曰漢書曰兼并之塗李奇曰謂大家兼役小人富者兼役貧民說文曰擅專也風俗通曰子不以從今為孝後主固宜是革浸以為俗豈不謬哉若

爰井開制懼驚擾愚民翰曰爰易均田也言欲使人易田開其制度以上中下均易之懼驚

煩愚民也擾煩也善曰漢書曰民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休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賈逵國語注曰爰易也周禮曰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二為井也

鹵魯可腴恐時無史白濟曰鴻鹵薄地也若使此地可致膏腴恐則時無使起白公為渠引

水溉之也善曰史記曰史起引漳水溉田鄴民歌之曰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鳥鹵方生稻梁又曰秦中大夫白公復為秦穿涇水注渭溉田四千餘頃因曰白渠也興廢之術矢陳厥謀向曰矢直也言易田直陳其謀善曰尚書序曰咎繇天厥謨孔安國曰矢陳也

又問議獄緩死大易深規良曰大易易也易云君子以議獄緩死議其輕重之情以

緩赦刑人命深重也規則也善曰周易曰君子以議獄緩死敬法卹刑虞書茂典向曰

舜典也舜典云欽哉欽哉惟刑之卹哉欽敬恤憂茂盛也敬法憂刑恐其不中此為盛典自氓俗澆弛氏

法令滋彰銑曰氓民也弛廢也言民俗澆薄廢本逐末也滋多南子注曰澆薄也澆與渠同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也肺石少不寃之民善本作棘

林多夜哭之鬼翰曰周禮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之寃肺石赤石也致之於闕有寃訟者立於傍主司收

之春秋元命苞云樹棘槐聽訟於其下鬼哭謂誅無辜也言寃人且多復有無辜者善曰窮民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漢書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為不寃周禮曰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楚辭曰荆棘聚而成林尚書璇璣鈴曰鬼哭山鳴鄭玄曰鬼哭誅無辜也山鳴聽不聰之異也王隱晉書司直劉隗奏曰懷情抱恨雖沒不亡故有殞霜之應夜哭之鬼

以明發動容具食與慮濟曰明發謂夜待明也具食晚食也言見此刑法未中早起晚食動

容貌興思慮言憂也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與不遑暇食傷秋荼之密網

側夏日之嚴威

銑曰茶草也其葉繁密謂刑法酷暴亦如之

網者也

善曰鹽鐵論曰秦法繁於秋茶網密於凝脂左氏傳豐舒

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趙盾夏日之日也

杜預曰夏日可

畏冬日可愛

永念畫冠緬追刑厝

良曰堯畫其衣冠使異於常人之飾有犯罪者

使服之人皆不犯故永念之周成王康王刑厝不用厝置也故遠追

之緬遠也善曰墨子曰畫衣冠異章服謂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

犯賈逵國語注曰緬思貌也紀年曰成

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徒以百鍰環輕科反

行李葉四支重罰爰創前古

向曰徒但也百鍰金刑以

科季葉則穆王時四支謂墨劓宮割也爰於創始也前古謂周也

善曰尚書呂刑曰穆王訓夏贖刑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孔安國曰六

兩曰鍰鑲黃鐵也張孟陽七哀詩曰季葉喪亂起呂氏春秋曰越王

勾踐曰孤雖首足異處四支布裂周禮曰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

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

罪五百判罪五百殺罪五百也訪游禽於絕澗作霸秦基

善曰韓子曰董闕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深澗峭如墻深百仞

因問其左右人曰嘗有人入此者乎對曰無有嬰兒盲聾狂勃有入

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闕于謂然

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無赦也猶入澗之必死則民莫敢犯何為

不治鄭玄儀禮注曰凡鳥獸未孕曰禽史記曰趙氏之先

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共祖故雖趙亦號曰秦翰同善注歌雞鳴

於闕下稱仁漢牘

銑曰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淳于公

為吏皆稱清平今坐法當刑妾傷死者不可復生雖欲改過自新亦

無由也妾願入為宮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文帝憐悲其意遂

赦之令天下除肉刑故稱漢文帝為仁列於史牘善曰班固歌詩

曰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逮長安城自恨身燕子

與急獨亮亮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復生上書請此闕闕下歌雞鳴憂

心摧折裂晨風激揚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誠百男何憤憤不如

一緹縈列女傳曰緹縈歌雞鳴晨風之詩然雞鳴齊詩

冀夫人早起而視朝晨風秦詩言未見君而心憂也二途如

即用兼通昌言所安朕將親覽

濟曰二途謂一用峻

乖爽不能必行則寬猛兼而用之明所安者何也昌明也善曰輕

重二途似如差爽就其用也彼此兼通言俱濟時尚書曰禹拜昌言

孔安國曰昌當也漢書問董仲

舒曰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又問聚人曰財次政曰貨

良曰財者人之所資故利之

於政下故曰次貨者通萬物之名善曰周易曰何以守

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尚書曰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也泉流表

其不賈懋遷通其有無善本作亡字向曰表比價乏也財

遷有貨至於無貨之處以遂其利皆勉力為之善曰漢書曰貨

流於泉布於布如淳曰流行如泉也尚書帝曰貿遷有無化居也

既

龜貝積寢緡

積世寢廢也緡緡皆編也善曰漢書曰王莽居攝更作金銀龜貝

錢布之品寢猶息也漢書曰武帝初年緡錢李斐曰緡絲以貫錢也

管子曰凶歲糴金千緡孟

康漢書注曰緡錢貫也

世代茲多銷漏參

代多則銷磨缺漏減薄三倍也善曰言

錢之銷磨缺漏或復參分或至一倍也

下貧無兼辰之業

中產闕游歲之貲

中產謂中平之生者游歲謂再歲也貲猶

用也善曰周書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妻子非其妻子也班固

漢書文帝贊曰上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曰百金中民十家

產也左氏傳晉游

惟瘠

莫

卹隱無捨矜歎

病卹憂也言

此貧人不濟者思而病之憂隱於心不捨哀矜嗟歎之至也善

曰毛萇詩傳曰瘠病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人隱而除其害也

上

帝溥臨賜朕休寶

善本寶下有命字

銅濟曰言上天廣臨下民賜我美寶山中開而出銅也帝天溥

朕我休美也印斜蜀中山名善曰漢書曰上帝溥臨不異下

防也齊春秋曰永明八年蜀郡太守劉俊啓上曰南

廣郡界蒙山有銅坑掘則得銅其利無極上疑之也

事茲鎔範翰曰謂此銅後將命工人

事此銷法而用之為錢以

齊侯昨將拜孔子曰且有後命也無下拜漢書曰釋其末擣冶鎔炭

應劭曰鎔錢模也禮記孔子曰然后範金合土鄭玄曰範鑄作模器

用

充都內之金紹圓府之職良曰金錢也紹繼也太公

也今將繼太公之職事善曰相子新論曰漢

宣以來百姓賦錢一歲餘二十萬藏於都內

學之患榆莢難輕重之權向曰赤仄錢也以赤銅為稜

為患榆莢亦錢也漢時以秦錢重難用更為榆莢錢而後甚多而益

輕也言今欲鑄錢赤仄榆莢輕重難為權宜也善曰言今欲為錢

若赤仄則姦巧學鐵深為可患榆莢則輕重兼用難可準平漢書曰

民多姦錢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一當五如淳曰以赤銅為其

郭也漢書曰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榆莢錢如淳曰如榆

韋昭曰重謂母輕謂子權平也若物直于二而母當一千則子二百平之也應劭曰其輕重也

開塞所宜悉 心以對 銑曰開用塞除悉盡也錢之輕重用者除者盡心以對

塞猶取捨也尹文子曰書開塞之宜得周通之路詩緯曰君子悉心所宜推變見事也

又問治歷明時昭遷革之運 翰曰理其歷數以明其時則知帝王遷變改易之運

善曰周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毛詩曰去殷之惡就周之德周易曰湯武革命也

改憲勅法審刑德 濟曰帝王之興改其法度者當法其刑德之本而行之善

憲史官田太初鄧公平術有餘分一在春秋保乾圖云三百年升曆改

錯錯幾不正文象不稽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二度而歷以為牽

牛中星先亡春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也而以折獄斷大刑於氣已

近用望平和隨時之義益以遠矣今改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奉

天之文宋均保乾圖注曰三陽而陽備備則宜改憲憲法也易分

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淮南子曰冬至為德夏至為刑

命顯於唐官文條炳於鄒說 良曰唐官堯之官炳明也

數之事 善曰尚書曰分命義仲宅岵夷曰及岵 愚夷廢職

賜谷又曰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鄒說未詳

昧谷虧方 良曰堯時乃命羲仲岵夷岵夷山名日出處也廢職

其方位 善曰言司歷之官 漢秉素祇之徵魏稱黃星

廢也岵夷昧谷已見上文

之驗 向曰漢高祖斬白蛇高祖常執此以自負故云秉素祇也秉

善曰言五德之次亡也魏志曰初相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間驗亦應也

東殷道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

至是凡五十年而太祖 紛諍空軫疑論無歸 銑曰謂律歷

破素紹天下莫敵也 朕獲纂洪基思弘 善曰班固高紀

理紛諍其事者甚多而疑論竟無所指 至道謂妙道也 善曰班固高紀

道乎子大夫秀才也。其驪翰改色寅丑殊建別白書。善曰尚書曰克明俊德。濟曰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黑馬也。建寅月為正則今正月也。殷人尚白戎事乘翰白馬也。建丑月為正今十二月也。言夏躬黑白改色寅丑殊建其何為可分別明白書之善。善曰漢書董仲舒對策曰臣前所上對辭不別白指不分明。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

問秀才朕秉籙御天握樞臨極。善曰秉執也。籙符也。天子受命執之以御。制天下也。樞北斗第一星。握此以臨八極者以取萬物所仰而知四時之不失也。善曰尚書璇璣鈴曰河圖命紀也。圖天地帝王終始存亡之期。錄代之矩籙與錄同也。周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易通卦驗曰遂皇氏始出握機矩。鄭玄曰遂皇遂人也。但持斗機運轉之法。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一星天樞論語素。王受命議曰王者受命布政易俗以御八極。

序未歌。向曰五辰五行之時也。撫順也。九序謂六府三事也。六功惟叙九叙惟歌。今未歌者謂其未治。善曰孔安國曰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眾功皆成也。

至於思政明。善曰

五辰空撫九

臺訪道宣室。銑曰明臺明堂也。天子布政之宮。宣室謂漢召賢。良之處殿名也。善曰管子曰黃帝立明臺之義。上觀於賢也。漢書曰文帝思賈誼微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

若

隊去之惻每勤如傷之念恒軫。良曰今惻愴哀念每勤勞。而軫痛也。善曰尚書曰民墜塗炭孔安國曰若陷泥墜火左氏傳逢滑曰國之興也視人如傷許慎淮南子注曰軫轉也。

故恤貧緩賦。善曰尚書曰

省繇慎獄。向曰憂貧人寬賦稅省繇役慎。刑獄。善曰應劭曰繇者役也。

幸四境無虞。善曰尚書曰

三秋式稔。濟曰四境無段備之事謂不起甲兵三秋之稼用有。豐稔也。虞度也。善曰尚書曰四方無虞予一人以

而多

黍多稌不興兩穗之謠無褐無衣必盈七月

之歎。翰曰稌稻穀也。爾七月詩云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言今必多。此歎者盈多也。善曰毛詩曰豐年多黍多稌東觀漢記曰

豈布政未

優將疲。善本作

民難業。銑曰問豈由布政治之未優洽將。為疲弊之民難成產業也。善曰

張堪字君游為漁陽太守勸民耕種以致殷富有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善曰

毛詩曰敷政優優百祿是適周禮曰以圜土教罷民登爾於朝是屬宏議罔弗同

心以匡厥辟良曰爾汝宏大罔無匡正厥其辟君也言登汝於朝是屬望大議以安治天下無不同心正其君也

善曰漢書詔策晁錯曰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難蜀文曰將崇論宏義也

又問惟王建國惟典命官向曰惟辭也建立也典常也言王者立國常命賢良居其

官秩善曰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尚書堯典曰乃命羲和上叶星象下符川嶽濟

叶合符同也上合星象者三台星主三公位也下同川嶽乞即象河海三公又象五嶽也善曰春秋漢含孽曰故三公象五嶽九卿法

河海三公在天法必待天爵具脩人紀咸事然後公

才授位善本作揆務分司翰曰仁義忠信禮樂曰天爵人有此六者具脩則為人紀綱皆

可從於主事然後因才以授其位度事以分其司主也善曰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

天爵而人爵從之漢書詔策公孫弘曰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

習焉公孫弘對曰天地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

事之紀也爾雅曰揆度也

是以五正置於朱宣下民不忒向曰少昊之立

有鳳皇至故以鳥名官以鳳皇為歷正玄鳥司分伯趙司至青鳥司

開丹鳥司明此五正也朱宣則少昊之號也忒差也言下人皆不差

失善曰左氏傳鄭子謂昭子曰少皞摯之立鳳鳥適至故絕於鳥

鳥師而鳥名立雉為五正正河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

生白帝朱宣宋均曰朱宣少昊氏鄭玄孝經注曰忒差也

九工開於黃序庶績其凝良曰工官也黃帝將興有瑞雲故以雲為官名有五又有同德者四

人以五合四為九官也黃序則黃帝也庶眾績功凝成也善曰漢

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應劭尚書禹作司空

棄作后稷契作司徒咎繇作士垂作共工益作虞伯作秩宗變作

典樂龍作納言元九官皇甫謐帝王世紀曰舜始即真改正朔以土

承火色尚黃尚書中候所謂建黃授正改朔尚書咎繇曰庶績其凝

孔安國曰周官三百漢位兼倍銑曰周建官號有三百也

疑成也善曰禮記曰有虞氏之官五十夏后官百殷官二百周官三百漢書曰秦立

百官漢因循不革自佐史至丞相十三萬三百八十五人今云兼倍

之耳歷茲以降游情善本作寔繁濟曰歷從茲此降下也

善曰孔叢子趙王曰仲尼大聖自茲以降

怠惰之職者實繁多也善曰孔叢子趙王曰仲尼大聖自茲以降

世業不替禮記曰垂綏五寸游情之士鄭玄曰情游罷人也尚書曰

寔繁若閑冗畢善本作弄則橫去聲議無已翰曰冗散

之官言若

有徒

甲字

善本作

去聲

翰曰

之官

言若

之官

言若

之官

言若

言若

言若

閑散之官盡為弄廢則怨嗟橫議無已善曰荀悅申鑒曰正貪祿

省閑冗與時消息昭惠恤下文類漢書注曰冗散也孟子曰聖王不

作諸侯放恣冕笏不澄則坐談彌積向曰冕笏官之服

處士橫議也清之道則坐為談譏者益復多積也彌益也

善曰魏志郭嘉說太祖曰劉表坐談客耳何則可脩善詳

其對也銑曰則法言用捨二途何法可脩而行之善為詳審以對我

之毛萇詩傳曰詳審也

又問昔者賢牧分陝良守共治濟曰賢牧分陝謂邵

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邵公主之表煥與曹植書曰邵公

與周公俱受分陝之任漢書曰孝宣躬親萬機勵精為治常稱曰與

我共治者其唯下邑必樹其風一鄉可以為績良曰言

良二千石乎必樹其風化也五州為鄉萬二千五百家也績功也善曰論語曰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鄭玄曰武城魯之下邑尚書曰章善禪惡樹

之風聲一鄉謂桐鄉也漢書曰朱邑為桐鄉嗇夫至有旦撫鳴

廉平不苛及死子葬之桐鄉人為邑起冢立祠

琴日置醇酒善曰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

堂而單父治漢書曰曹參代蕭何為相國日夜

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

飲以醇酒度之欲有言復飲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翰同善注

文而無害嚴而不殘故能出人於阡危之域

濟善本俗於仁壽之地良曰賢吏雖守文法不害於人也

臨危之人俗為仁義故使人登壽考也陸臨也域亦猶地也善曰

漢書曰蕭何以文母害為沛主吏掾音義曰文無所枉害也漢書曰

雋不疑為吏嚴而不殘也陸危已見謝朓八公山詩漢書王吉上疏

曰陛下毆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

若高宗也是以賈誼有言善本有下之有惡吏之罪也

銑曰吏之仁賢黎民不犯吏之不肖則民有惡則吏之罪也善

曰賈子曰吏能為善則人必能為善也故人之不善也吏之罪也項

深汰太珪符妙簡銅墨濟曰頃猶向來也汰謂沙汰珪符

後漢書曰詔書沙汰刺史二千石以賈琮為冀州刺史說文曰汰簡

也汰達蓋切周禮曰上公之禮執珪諸侯之禮執信珪諸伯執躬

珪漢書曰文帝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潘安仁夏侯湛誄曰妙

河南尹袁安聞之疑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觀之親與恭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兒童親曰何不捕之兒曰雉方育子也親乃曰所以來者察君之迹爾虫不犯境一異化及鳥獸二異童子有仁心三異也言今雖沙汰刺史妙簡縣令而春雉且未馴秋螟復不散也馴行也螟蟲所以食苗者善同良注

闕爾無聞

銑曰漢虞丘壽王為東郡守有詔賜壽王書曰子在朕前之時智略輻湊及十餘城之守職事並廢甚不稱在前時何也言今所選刺豈薪樵之道未弘為網

羅之日尚簡

翰曰樵積弘大簡略也文子曰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今為一目之羅無可得鳥言求賢不廣何由得賢者也目網孔也言今之求吏未得賢者豈薪積之未久為復網羅之日尚略善曰毛詩曰芄芃棫樸薪之樵之毛萇曰山木茂盛萬人得而薪之賢人眾一國家得用蕃興也曹子建書曰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吾王設天網以該之孔安國尚書傳曰簡略也

悉意正辭無侵執事

無恐侵誤執事之臣不盡意正辭以對善曰漢書詔策晁錯曰大大其正論母枉執事音義或曰母為有司枉撓

又問朕聞上智利民不迷於禮大賢彊國罔圖

惟舊

銑曰上智之人且利於民而不迷於禮大賢之人彊於國而謀於舊法皆取權宜以為制度但利民彊國而已善曰中記商君說秦孝公曰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彊民不脩其禮也

食拯溺無待於規行

濟曰權宜應時之理豈非飢者不擇食拯濟沉溺者豈待為規矩之行步貴救之而已善曰毛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鄭玄曰泌水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藥飢藥音義與療同家語曰子路南游於楚列鼎而食抱朴子曰規行矩步不可以救火拯溺也

是以三王同道而共昌五霸

殊風而並烈

良曰三王謂夏殷周也五霸謂晉文齊桓秦繆楚莊宋襄異道謂異其政道殊風謂殊其風化霸長烈盛也善曰淮南子曰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左氏傳賓媚人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杜預曰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豷周伯齊桓晉文戰國策趙王謂趙文曰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俗而政

今農戰不脩

文儒是競

翰曰脩理也今田農及兵戰之事並不理文儒之人皆相馳競善曰商君書曰國待農戰而安君待農戰而尊論衡曰上書白記者文儒也夫文儒之力過儒生況文史也

弃本徇末厥弊滋多

善曰漢書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而人徇末厥弊滋多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李高曰本農也末賈也

昔宋臣

以禮樂為殘賊漢主比文章於鄭衛

濟曰宋臣謂墨翟也漢主

謂宣帝也鄭衛謂淫樂也善曰宋巨墨翟也孫卿子曰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墨子非之幾過刑也墨子

賤禮樂而貴勇力貪則為盜富則為賤治世反是漢書曰宣帝數從王褒等所幸宮觀輒為歌頌議者多以為淫靡不急急曰辭賦大者

與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嘉譬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也 豈欲非聖無法將以既道

而權

銑曰賤禮樂文章豈欲非先聖之道而以爲無法乎以窮道而權時之宜既猶窮也善曰孝經曰非聖人者無法論語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不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公羊傳曰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 今欲專

士女於耕桑習鄉閭以弓騎

良曰今欲專男士為耕女士為桑以資衣食鄉閭之

間習於弓騎以備戰也善曰孝經鉤命決曰耕桑五都復而

事庠序四民富而歸文學

論曰五都謂臨淄宛洛邯鄲成都也丁時此五都人叛故

欲先農戰後庠序待民富歸文學之道庠序亦學善曰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邯鄲臨淄宛洛五都市長皆為五均

司市師又曰平帝立學官鄉曰庠聚曰序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 其道奚若爾無面

從

向曰奚何若如爾汝也面謂對面順從而退有異言善曰尚書曰予違汝弼女無面從也

又問自晉氏不綱關河蕩析

翰曰不綱謂失其紀綱也關河州郡為羣賊分析以

僭稱之善曰班固漢書述曰秦人不綱網漏于楚王隱晉書曰石季龍死朝廷欲遂蕩平關河尚書盤庚曰今我民用蕩析離居也

宋人失馭淮汴崩離

濟曰宋人宋帝也失馭謂亂也淮汴分崩人離散也淮汴二水名善曰

荅賓戲曰王塗蕪穢因失其御應劭漢書注曰汴水在滎陽西南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朕思念

善

舊民永言攸濟

銑曰舊民謂晉宋經離亂之民永言思其所濟也攸所也善曰毛詩曰永言

孝思尚書曰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 故選將開邊勞 來 去 安集

良曰選軍將開邊境慰勞百姓之勤苦賜來其復居者使安散者使集善曰漢書嚴尤上疏曰武帝選將練兵深入遠戍又班固曰武

帝廣開三邊毛詩序曰萬民離散加以納款通和布德脩

禮

向曰戎狄納言款誠通其和親而我則布德以悅之脩禮以制之善曰納其款關之誠而通其和好之禮漢書曰匈奴呼韓

邪單于款五原塞遣名王奉獻始和親呂氏春秋曰季春之月天子布德和惠孫卿子曰管仲為政者也未及修禮故脩禮者王為政者

也 疆 歌皇華而遣使賦膏雨而懷賓翰曰詩云皇皇者

華美也言奉君命為美也季武子如晉晉侯饗之范宣子賦黍苗武子再拜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也言今有外蕃懷德來賓亦仰我如膏雨善曰周禮曰所以關洛動南望之

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懷賓客也 懷獯 勳 夷遽北歸之念濟曰關秦也洛洛陽南望謂亂已平齊都江南故云南望獯夷北狄

也言其處北有歸化於國家之念善曰王逸楚辭注曰遽競也 夫危葉畏風驚禽易落銑曰危葉謂秋木之葉落霜而畏風鳥之驚擾聞弦乃落此喻北齊後魏也

善曰漢書上曰單于待命加慢今欲攻之如何王恢曰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擊之單于可禽淮南子曰使葉落者風搖之也戰國策魏謂春申君曰日者更羸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下鳥有鴻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弓下之王曰射爾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其飛徐者創痛也悲鳴者久失羣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未去聞弦音而高飛故創怯

今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為秦之將 無待干戈聊用辭辯良曰言其易為誅伐片言而求三輔一說而定五州善曰漢書曰

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王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為二輔五州已見顏延之侍遊曲河後湖詩 斯路何

階人誰或可進謀誦志以沃朕心翰曰斯路詞辯之路何階言斯路何

以及之誰人或堪為此事誦述也沃猶洗也善曰爾雅曰階因也言進嘉謀當謂頌汝志以沃帝心也周禮曰擇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鄭玄曰以王之志與政事論說諸侯擇音探廣雅曰誦言也然彼言王志與此微殊不以文害意也尚書曰啓乃心沃朕心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善曰何之元梁與

任彥升銑曰天監 梁帝年號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濟曰樊鄧地名商郊

因藉時來乘此歷運向曰謂東昏無道武帝伐之而齊禪

當晨永念猶懷慙德向曰

也 善曰魏志劉廙上疏曰臣 遭乾坤之靈值時來之運也

子屏風也。慙德謂謙無德而為人君也。善曰禮記曰：天子當展而立尚書曰：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何者？百王

之敝。齊季斯甚。翰曰：百王謂古來之王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敝，季謂末年。衣

冠禮樂埽地無餘。濟曰：言如埽地而淨，一無餘者。善曰：衣冠制度禮樂軌儀皆見廢棄，故無餘也。班

固漢書贊曰：秦滅六國，彫斲。善本作。刑方經綸草昧。銑曰：而上古遺烈掃地盡矣。彫斲。善本作。刑方經綸草昧。銑曰：

刑方飾圓方也。經營綸理也。草昧謂造物之始，如於冥昧也。言欲營理造禮樂也。善曰：漢書曰：漢興破觚而為圓，斲珉而為璞。蘇林漢

書注曰：刑角之刑與刑剗同。周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又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鄭玄曰：造成也。草草創昧味爽也。採

三王之禮冠履粗分。因六代之樂宮判始辨。曰：三王夏殷周也。粗略也。六代黃帝及堯舜三王也。宮天子之懸樂判

卿大夫也。言上下禮樂略有分辨。善曰：周禮曰：王官懸諸侯軒懸。卿大夫判

懸士特懸。而百度草創倉廩未實。良曰：百度法制也。草始倉廩無儲。善曰：尚書曰：百度唯貞。論

語曰：裨謹草創之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若終畝不稅則國

用靡資。翰曰：若不稅賦，百姓則國家所用無資也。靡無也。善曰：國語曰：王耕三推之，庶人終于畝。禮記曰：古者公田

籍而不稅毛萇。百姓不足則惻隱深慮。銑曰：惻隱內憂於詩傳曰：資財也。善曰：論語有

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不足？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仁也。惻隱者仁之端。每時入芻稂歲

課田租。濟曰：芻稂草也。以供廐馬之食。課斂也。善曰：漢書曰：子然疚。救。懷如憐赤子。

向曰：憫然憂色變也。疚病也。言憂如病在懷也。赤子嬰兒。言憐下民如此。善曰：禮記曰：哀公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

對月賦曰：悄焉疚懷。尚書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也。今欲使

朕無滿堂之念，民有家給之饒。濟曰：一人向隅則滿堂不樂。言今下民未

安，欲令其安，使我無不樂之念，人皆有資給之足，可得乎？饒足也。善曰：說苑曰：古人於天下也，譬一堂之上。今有滿堂飲酒，有一人獨

索然向隅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也。鄧析子曰：聖人逍遙一世之間，而家給人足，天下太平也。漸登九年之蓄

稍去關市之賦。銑曰：九年耕有三年之蓄，以少至多，故云漸登。蓄積也。古者稅關市謂出入由關市之門

者，稅錢今將去之可乎？善曰：禮記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周禮曰：以九賦斂財，賄七曰關市之賦。鄭玄曰：賦謂口出泉關市謂占會

也。百物。子大夫當此三道利用賓王。翰曰：三道謂國體人事直言也。利用賓王

也。百物。子大夫當此三道利用賓王。翰曰：三道謂國體人事直言也。利用賓王

也。百物。子大夫當此三道利用賓王。翰曰：三道謂國體人事直言也。利用賓王

謂才可以利於時用為帝王之賓
客 善曰三道賓王已見上文 斯理何從佇聞良說曰良

此理何從謂少賦稅求國家足用百姓不足此理何從而致佇立
待也良善也 善曰顏延之策秀才文曰廢興之要敬俟良說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 向曰諸生謂諸書生少時有志於學也 善曰鍾離意別

傳曰嚴遵與光武皇帝俱為諸生禮記孔子曰 閉戶自精開

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立未之逮而有志焉 濟曰精專於學開書卷而獨得其趣 善曰楚國先賢

卷獨得 傳曰孫敬入學閉戶牖精力過人太學謂曰閉戶生入 潛誠子書曰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 九流七略頗嘗觀覽

六藝百家庶非牆面 翰曰百家謂諸子凡有一百八十九 家言百舉其大數庶近也牆面謂面

向牆而無所見者言我好學近非此流也 善曰漢書曰九流有儒 家流道家流陰陽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從橫家流雜家流農

家流又曰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 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數術略有方技略廣雅曰頗少也周禮保氏

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 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淮南子曰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論語子謂伯魚

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 雖一日萬機早朝晏罷 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聽覽之暇三餘靡失 向曰靡無也 善曰尚書曰兢兢業 業一日二日萬機墨子曰早朝晏罷

斷獄治政也上林賦曰朕以覽聽餘閑庶事弃日魏略曰董遇字季 真善左氏傳從學者云若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

言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 上之化下草偃風從惟此虛寡 之餘陰雨者時之餘

弗能動俗 銑曰言上之化下如草之偃則必從於風而我好學 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 必偃蔡邕姜肱碑曰至德動俗邑中化之 善曰論語

齊風 善曰翰子曰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 甚惡紫臭公曰諾於是即中莫衣紫其明日國 中莫有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 長纓鄙好且

變鄒俗 翰曰鄒君好服長纓國人皆好長纓君甚患之因自斷 之而國中皆亦不服也上之化下有如此者 善曰出

雖德慙往賢業優前事 向曰言以德薄於往賢而 業則優於前事意欲儒 翰注

且夫搢紳道行祿利然也 濟曰搢紳官服也言此道 之所行者蓋以祿利之使 然也 善曰封禪書曰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班 固漢書贊曰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 朕仰 善本作心

學化 下也 然也 固漢書贊曰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

善曰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墨子曰早朝晏罷

善曰漢書曰九流有儒家流道家流陰陽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從橫家流雜家流農家流又曰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數術略有方技略廣雅曰頗少也周禮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淮南子曰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論語子謂伯魚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雖一日萬機早朝晏罷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善曰論語齊風善曰翰子曰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甚惡紫臭公曰諾於是即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有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長纓鄙好且變鄒俗翰曰鄒君好服長纓國人皆好長纓君甚患之因自斷之而國中皆亦不服也上之化下有如此者善曰出雖德慙往賢業優前事向曰言以德薄於往賢而業則優於前事意欲儒翰注且夫搢紳道行祿利然也濟曰搢紳官服也言此道之所行者蓋以祿利之使然也善曰封禪書曰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班固漢書贊曰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朕仰善本作心

駿骨非懼真龍
善曰新序曰郭隗謂燕王曰古之君有以千馬已死矣買其骨以五百金君大怒之人曰死馬骨且市之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好馬矣於是不能暮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願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者也莊子曰子張見魯哀公哀公不禮去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室屋彫文盡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弃而退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真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今君之好士也好夫似士**輜**
銑同善注**輶**
薄**青紫如拾地芥**
良曰輶輶車也

青紫貴位之服也芥草也言好學明於經術以取貴位之服如似車載之多也取之易如拾地草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表紹賓客所歸輜輶紫轂填接街陌說文曰輶車前衣車後為輜漢書曰夏侯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爾言好學明經術以取貴位之服如似車載之多也取之易也如拾地草**而惰游廢業十室而****

九
翰曰言學者懶惰游謂遊戲以廢道業者十家有九善曰惰游已見上文抱朴子曰秦降及季抄天下欲反十室而九也**鳴**

鳥蔑聞子衿不作
濟曰周書云收罔勛不及者造德不降我及道義者化之恐不降意為之則功不成也且天子聖明而功業成則鳳皇見不然則鳳鳥不至今人不自勛勉為學故鳴鳥燕聞鳴鳥

鳳也蔑無也善曰言士者攸教不及於道者故天下太平而鳳皇至學校廢則作子衿以刺之而人感恩學今則不然言不如古也詩書周公曰收罔勛弗及孝造德弗降我則鳴鳥不聞毛萇詩傳曰蔑如也詩序曰子衿刺學廢也而都賦序曰王澤竭而詩不作**弘**

獎之路斯既然矣
向曰弘大獎勸斯此也既然猶則如此善曰小雅曰獎勸也**猶甘寂**

寞應有良規
銑曰秀才猶如寂寞之中必有良善之規摹使致善道而來見於目也道生寂寞故言也善

日魏志明帝報王朗詔曰欽納至言思聞良規

問朕立諫鼓設謗本於茲三年矣
良曰立鼓於朝有欲諫君擊之設謗本於闕有誹謗使人擊之武帝立之已三年矣善曰**比雖輻**

湊闕下多非政要日伏青規
善本作**罕能切直**
翰

言諫人多非政要日伏於庭希能切直青蒲天子內庭也以青色規之而諫者伏其上善曰文子曰羣臣輻湊張湛曰如眾輻之集於轂也范曄後漢書曰詔問蔡邕宜披露得失指陳政要也漢書曰史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指子新論曰切直忠正則汲**將齊季多諱風流遂往**
向曰將謂齊末法黯之敢諫爭也人多所忌諱此風

及道義者化之恐不降意為之則功不成也且天子聖明而功業成則鳳皇見不然則鳳鳥不至今人不自勛勉為學故鳴鳥燕聞鳴鳥

至學校廢則作子衿以刺之而人感恩學今則不然言不如古也詩書周公曰收罔勛弗及孝造德弗降我則鳴鳥不聞毛萇詩傳曰蔑如也詩序曰子衿刺學廢也而都賦序曰王澤竭而詩不作**弘**

獎之路斯既然矣則如此善曰小雅曰獎勸也**猶甘寂**

寞應有良規致善道而來見於目也道生寂寞故言也善

日魏志明帝報王朗詔曰欽納至言思聞良規

問朕立諫鼓設謗本於茲三年矣良曰立鼓於朝有欲諫君擊之設謗本於闕有誹謗使人擊之武帝立之已三年矣善曰**比雖輻**

湊闕下多非政要日伏青規善本作**罕能切直**
翰

言諫人多非政要日伏於庭希能切直青蒲天子內庭也以青色規之而諫者伏其上善曰文子曰羣臣輻湊張湛曰如眾輻之集於轂也范曄後漢書曰詔問蔡邕宜披露得失指陳政要也漢書曰史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指子新論曰切直忠正則汲**將齊季多諱風流遂往**
向曰將謂齊末法黯之敢諫爭也人多所忌諱此風

及道義者化之恐不降意為之則功不成也且天子聖明而功業成則鳳皇見不然則鳳鳥不至今人不自勛勉為學故鳴鳥燕聞鳴鳥

流而遂去乎 善曰毛萇詩傳曰將且也老子曰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淮南子曰晚世風流終敗禮義廢上林賦曰遂往而不反矣

將謂朕空然慕古虛受弗弘 向曰將謂我空有慕古之志而虛心受物不大乎此

疑問之辭 善曰漢書曰王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周易曰君子以虛受人也 然自君臨萬寓介

在人 善本作上 翰曰寓國介獨也 善曰左氏傳子囊曰赫赫

朕承洪業託于 何嘗以一二言失旨轉徙朔方 濟曰徙遷

七民之上也 范曄後漢書曰蔡邕上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

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程璜遂使人飛章言邕於是下邕洛陽獄詔

減死一等與家屬髡徙 睡 眦 有違論輸左校 翰

胡方詔不得以赦令除也 季膺為河南尹宛陵大姓羊元羣有賤罪膺將罰之元羣乃行賂於

官暨膺乃坐論輸於左校睡眦不和貌輸役也言從役於左隊之中

善曰漢書曰原涉好眦睡於塵中論輸謂論其罪而輸作也漢書陳

萬年傳曰論輸府下范曄後漢書曰李膺為河南尹時宛陵大姓羊

元羣罷北海郡賊罪狼藉膺表欲罰其罪元羣行賂官 而使直

豎膺反坐輸作左校漢書曰將作少府有左流令丞也 臣杜口忠謹絕路 善本作路絕銑曰杜塞謹互也 善曰漢

侯報怨聲類 將恐弘長之道別有未周 向曰言我雖不

曰謹善言也 而直臣志正絕路恐大長之道有所不周 善曰韓詩曰將恐

薛君曰將辭也檀道鸞晉陽秋曰謝安為相温司馬不存小察盡弘

要之 悉心 以陳極言無隱 良曰悉盡也言盡以心

風也 善本作意字 陳無有所隱 善曰漢

書曰哀帝使傅喜問李尋曰極言無有

所諱周書曰慎問其故無隱乃情也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六



